

THE DISCOVERY OF THE UNCONSCIOUS

The History and Evolution of Dynamic Psychiatry

當代
精神分析



+



+



+



發現無意識

新動力精神醫學的歷史與演進

3

浪漫主義動力精神醫學
佛洛伊德與容格

艾倫伯格 (Henri F. Ellenberger) = 作
廖定烈 + 楊逸鴻 = 譯
財團法人華人心理治療研究發展基金會 = 策劃
王浩威 = 主編
劉絮愷 = 編審



B84-065
20065
3



當代精神分析

勾勒精神分析的世界版圖



 遠流出版公司

THE DISCOVERY OF THE UNCONSCIOUS
The History and Evolution of Dynamic Psychiatry

Copyright (c) 1970 by Henri F. Ellenberger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c) 2004 by Yuan-Liou Publishing Co., Ltd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Inc., USA

Printed in Taiwan

Copyright licensed by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博達著作權代理有限公司

ALL RIGHTS RESERVED

6F, No.81, Sec. 2, Nangchang Rd., Taipei 100, Taiwan

Tel: (886-2) 2392-6899 Fax: (886-2) 2392-6658

YL 遠流博識網

<http://www.ylib.com>

e-mail: ylib@ylib.com

發現無意識——動力精神醫學的歷史與演進

第三冊：浪漫主義動力精神醫學——佛洛伊德與容格

作者 / 艾倫伯格 (Henri F. Ellenberger)

譯者 / 廖定烈、楊逸鴻

策劃 / 財團法人華人心理治療研究發展基金會

主編 / 王浩威

編審 / 劉架愷

美術設計 / 黃瑪琍

特約編輯 / 蔡佩君

責任編輯 / 黃訓慶

發行人 / 王榮文

出版發行 /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南昌路2段81號6樓

郵撥 / 0189456-1

電話 / 2392-6899 傳真 / 2392-6658

香港發行 / 遠流(香港)出版公司

香港北角英皇道310號雲華大廈4樓505室

電話 / 2508-9048 傳真 / 2503-3258

香港售價 / 港幣220元

法律顧問 / 王秀哲律師、董安丹律師

著作權顧問 / 蕭雄淋律師

2004年1月15日 初版一刷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台業字第1295號

售價 / 新台幣660元 (缺頁或破損的書, 請寄回更換)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ISBN 957-32-4614-7

原版平裝 ISBN 0-465-01673-1

發現無意識

動力精神醫學的歷史與演進

第三冊

浪漫主義動力精神醫學

佛洛伊德與容格

艾倫伯格 (Henri F. Ellenberger) = 作

廖定烈、楊逸鴻 = 譯

財團法人華人心理治療研究發展基金會 = 策劃

王浩威 = 主編

劉絮愷 = 編審

發現無意識
動力精神醫學的歷史與演進

THE DISCOVERY OF THE UNCONSCIOUS
The History and Evolution of Dynamic Psychiatry

第一冊
動力精神醫學的源流

第二冊
理性主義動力精神醫學
惹內與阿德勒

第三冊
浪漫主義動力精神醫學
佛洛伊德與容格

第四冊
新動力精神醫學發展史

《當代精神分析》總序

王浩威

精神分析離華文華語的世界，究竟有多遠呢？

佛洛伊德幾乎沒有提到中國。即使在他成長的十九世紀，德國正掀起一場中國熱；然而，就在目前已出版的著作中，他唯一提到的中國僅是〈戀物癖〉一文所談到的「中國女性的腳」。（見本系列《佛洛伊德與女性》作者保羅－羅宏·亞舜為中文版所作之序文。）

至於尚未出版的、彷如前意識狀態般存在的，則是有待來日的宣洩來揭曉吧。譬如傳說中章士釗與佛洛伊德的通信。1926年甫卸任北洋政府教育總長一職的章氏，翻譯了佛洛伊德前一年才出版的半傳記性質的自述“Selbstdarstellung”（出版時書名為《弗羅乙德敘傳》），而開始彼此的書信往來。然而，這些傳說中的書信，究竟是一兩封還是更多，沒人知曉。國際精神分析協會官方的「佛洛伊德檔案」是否存藏著章士釗的信？同樣的，國內任何章士釗的後人或其研究者，是否又留存著佛洛伊德的來信呢？這一切恐怕是不得而知了。前意識的存在雖然不像無意識那般地不可知，卻也經常被永遠遺忘而不再出現。

佛洛伊德文字裡提到的中國雖然不像同一時代思想家那般頻繁（譬如容格，簡直就是中國迷），然而，文字之外，佛洛伊德還是留下許多中國痕跡。

拜訪過位於倫敦漢普司敦佛洛伊德故居的人們，必然會訝異他龐大數量的古董蒐藏。屋內擁有來自古埃及、古希臘和古羅馬各式各樣的文化

遺物，精明的參觀者在這些擁擠的藝術品之間自然就會看一尊約25公分高的明代菩薩頭像、一尊仿唐武士頭像、一座也是仿唐的唐三彩駱駝、一座木質上頭嵌進一尊道袍老人的玉像，還有許多零碎的小收藏。（*Sigmund Freud and Art*, L. Gamwell & R. Wells 編，1989）

回到十九世紀九〇年代的維也納，當時的佛洛伊德正因為提出「男性也有歇斯底里」等等驚人說法而遭到這城市醫學界舊日同仁的孤立。也許是因為這種寂寥的氛圍吧，1899年他開始購買古董（一座羅馬門神的頭像），次年，也就是出版《夢的解析》那一年，他收集更多，包括一尊中國哲人雕像。佛洛伊德對埃及、希臘和羅馬的興趣在他龐大的著作中到處可見；然而，對中國的興趣，也是慾望，卻只有隱約的痕跡。

佛洛伊德對中國的想像依然是無從勾勒的，然而，中國及所有的華文世界對佛洛伊德的閱讀雖然艱辛，卻是一種斷斷續續的堅持。（見〈無意識大陸的發現者——佛洛伊德〉，王浩威著，收於《無意識大陸的發現者——佛洛伊德作品選讀》，王浩威導讀・選讀，誠品【人文經典】隨身讀12，台北，1999）

如果我們將這一過程簡化描述，可以分成幾個階段。最初是清末民初隨當時中國的啟蒙運動而來的，從1914年《東方雜誌》上一篇由錢智修發表的〈夢的研究〉提到「福留特博士」開始，期間包括張東蓀、朱光潛、楊澄波、魯迅、章士釗、高覺敷、潘光旦等人，一場轟轟烈烈的引介，最後在中日戰爭的浩劫下結束。

第二階段則是五、六〇年代以後的台灣。當時軍事戒嚴的環境下，所謂的現代主義成為文化界唯一可能的激進，自然也帶動有關精神分析理論的引介。另一方面，台灣精神醫學及心理學開始深受美國學院主流結構性的影響，自然而然地，也在某一程度上接受過當時美國學院中仍佔一席的精神分析。從1969年廖運範譯《佛洛伊德傳》開始（剛好也是章

士釗翻譯的同一本書)，大量的精神分析作品被翻譯成中文。除了佛洛伊德的原作，這些譯作可以分為佛洛伊德早期弟子的作品，譬如容格、阿德勒等等，和二次戰後所謂新佛洛伊德學派的（也是所謂文化心理學派），譬如荷妮、佛洛姆、蘇利文等。然而，隨著美國精神醫學和心理學主流因為美國的時代氛圍，開始轉向奉實證和量化為圭臬的狹義科學，精神分析漸漸被逐出美國的學院，台灣學術圈也就不再出現學術研究上關心精神分析的學者。同樣地，當台灣文化界的現代主義被文化霸權中意識形態國家機器（葛蘭西及阿杜塞詞語）的再生產機制所吸納而失去激進之可能時，精神分析只是徒留三兩皮毛的術語罷了。

八〇年代後半，海峽兩岸對佛洛伊德又都有了新的閱讀。在中國那邊，隨著經濟的開放（但正如台灣之六〇年代一樣，政治上還是諸多考量的），現代主義或前鋒主義成為文化的新動力，加上中國學術界多年來對德國文化擁有足夠的掌握能力（但缺乏對心理學的掌握能力，遑論精神分析），許多精神分析作品陸續譯出。在台灣，政治解嚴帶來文化上的百花齊放，隨著結構主義、解構主義、女性主義、後殖民論述等等理論在各個領域的深耕，影響這一切理論甚深的精神分析（以法國拉岡為主，英國克萊因為次）也就再次被閱讀。另一方面，也許更重要的，隨著台灣社會結構的改變，家族的力量幾近瓦解而個人被迫釋出，對於各種問題的思考和描述，越來越是以心理化的語言來運作。在這同時，心理治療的實務工作（是實踐，而不只是閱讀！）也開始被大量需要，自然也出現日益增多的心理治療工作者。這是以前各地方的華文世界從來就不曾有過的。

然而，即使是今日這般前所未有的蓬勃現象，我們還是必須回到兩個問題：究竟翻譯是一個可能還是不可能的任務？在佛洛伊德去世一甲子以後，精神分析的當代面貌又是如何？

東方和西方的接觸，原本就是以不同的語言、不同的閱讀和不同的思考模式，在無限誤解的情況下進行可能的理解。

明朝茅元儀所著《武備誌》第兩百四十卷中，附有一幅航海圖，依據日後學者的考證，應是依據鄭和在 1401 到 1430 年之間七次下西洋的經驗所繪製的地圖（參考《鄭和下西洋》，台北經典雜誌，1999）。在這長幅卷軸的地圖上，隨著卷軸的開展，由右至左，逐漸出現南京、長江口、浙江、福建、廣東、越南、馬來西亞、印尼，甚至到達印度和非洲，包括坦尚尼亞、肯亞、索馬利亞、阿曼、葉門、伊朗等等。這一切地理位置，彷彿一條線般的串在一起，可能隨時重複出現。這種線性的地圖雖然無法做客觀的距離測量（譬如以公里為單位的思考），卻更符合我們運動中的旅行經驗（以時間來思考的距離就是例子之一）。相對於西方長期發展下，以經緯為結構的平面地圖，這一張不符合西方科學標準的〈鄭和航海圖〉卻是涵蓋了西方地圖所不曾想過的時間面向。

直到今天，在我們語言和思考結構裡，地圖的閱讀是更接近西方習慣了。然而，恐怕還有很多近乎本質的中國／華語文。也因為如此，翻譯的問題不只是不同語言的轉換，更是涉及翻譯之外的，包括在不同華文地區的不同脈絡下各個層面的閱讀問題。

精神分析的翻譯與不可翻譯，不只是西方各國學者喋喋不休的爭議，國內學者對這一點也有許多精警的討論（特別是陳傳興和宋文里兩位教授）。

2000 年底，台北行人出版社《精神分析辭彙》（*Vocabulaire de la Psychanalyse*，由 Jean Laplanche 和 J.-B. Pontalis 著）的中文版，在陳傳興、沈志中、王文基等人多年辛苦努力下，終於出版成冊。這本書向來就是國際上公認學術成就最高的佛洛伊德思想辭典，能夠出版中文版原本就是值得興奮的事；更重要的是，在這過程中，因為翻譯而發生的許

多思考，恐怕是從今而後華文精神分析的奠基石。（參見《中外文學》1999，卷28，第七期〈精神分析辭彙、e-mail、翻譯〉專號，以及行人出版社日後將出版相關討論的專書。）

雖然充滿太多的不可能，翻譯終究是必然的努力目標。就像閱讀，即使是充滿謬誤的《夢的解析》中文版本，十來年了，還是必須閱讀下去。

佛洛伊德開啟了精神分析的大門，並不代表這一條道路從此暢通無礙。所謂正統而一直聚在國際精神分析學會旗幟下的古典信徒也好，稍稍另闢蹊徑的所謂自由佛洛伊德學派也好，即使是反佛洛伊德而不認為自己是佛洛伊德的各路學者治療者，在某一層面上，都是在深化和廣化精神分析的世界。

如果我們將精神分析當今的版圖和中文世界有史以來的譯介仔細做比較，可以發現許多明顯的闕如。

除了佛洛伊德作品翻譯不到五分之一以外，他第一批弟子或盟友的著作亦少見。容格作品的翻譯是仍然增加中的，這是少見的例外；阿德勒及其追隨者的作品則僅見有限的幾冊，特別是二次戰後的發展完全不見介紹；至於其他人，譬如費倫奇、亞伯拉罕、瓊斯、賴希等等，幾乎沒有或僅僅一本而已。佛洛伊德之後以安娜·佛洛伊德（Anna Freud）為中心的正統古典派，或自我心理學派（ego psychology），近年來雖然影響力逐漸下降，畢竟還是學術圈的重鎮之一，數十年來也累積了一定的成就。然而，中文的翻譯或介紹，除了一本安娜的傳記後，也幾乎不可得。

這些年來，歐美的心理治療實務工作上對精神分析的關切和依賴，除了永遠不變的佛洛伊德原著，逐漸由前述的自我心理學轉向客體關係理論（object relation theory）和自體心理學（self psychology）。國內精神醫學

及心理學有關心理治療的訓練課程，也可以明顯看出這樣的趨勢變化。

英國精神分析四、五〇年代發生的「兩位女士的戰爭」，安娜·佛洛伊德和梅蘭妮·克萊茵之間的爭議，不僅透過分裂而豐富了英國的精神分析（不再只是歐陸的輸出地），更是確立了以克萊茵為首的客體關係理論。當然，在兩位女士中間的中間派（middle school），也出現溫尼寇特、比雍、巴林特等等大師級的人物。

在美國，柯赫（Heinz Kohut）開始和正統分道揚鑣而成立了自體心理學，坎伯格（Otto Kernberg）則是以美國式的客體關係理論對臨床領域產生無遠弗屆的影響。

至於對當代思想產生革命性衝擊的法國拉岡及其後續者，還有法國女性主義對精神分析的闡述，雖然在法國以外的心理治療實務迄今尚未有明顯的影響，但在理論上，特別是精神分析在人文科學上的發展，幾乎是決定性的影響。十多年來的中文世界，雖然不斷地閱讀著法國的這一切，然而，離原典的翻譯依然十分遙遠。

還有更多更陌生的，包括義大利、阿根廷、荷蘭、二次戰後的德奧等等，一直都沒出現在精神分析的華文版圖上。

遠流這一套《當代精神分析》雖然是掛名我等主編，其實是更多關心精神分析的朋友共同努力的結果。當初的目的似乎十分簡單，其實也野心十足：將當代精神分析的世界版圖盡可能地呈現給華文讀者。當然，任何人都知道，這樣版圖的勾勒，幾乎就像潛意識的探索一樣，遺漏的永遠都是比呈現的還要更多。然而，就像所有的運動一樣（佛洛伊德一直都是將精神分析視為一種社會意識的運動），沒有抵達終點的時候，只有一塊又一塊朝未來邁進的基石。

我們也希望這套由一群朋友和遠流出版公司各自的慾望所糾纏而成的《當代精神分析》，將是一塊結實的基石。

個人致謝詞

本書的內容來自由國家衛生研究院補助之研究的結果，該研究院所提供的研究經費，讓我得以在奧地利、德國、瑞士及法國停留四個月以進行必要的文獻參閱及訪談。並讓我能連續三年延聘一位秘書幫我處理研究之相關事務。英國下議院的研究經費讓我得以在英國停留，進行研究。另一個在維也納與蘇黎世的暑期研究經費則由魁北克的精神醫療局提供，該局同時提供了薪水，使我得以聘請秘書完成本書的製作。此外，蒙特婁大學也給我莫大的支持與充裕的時間。

慕尼黑的萊布蘭德（Werner Leibbrand）教授、蘇黎世的阿科涅希特（Erwin Ackerknecht）、維也納的雷斯基（Erna Lesky）教授都給了我極為珍貴的意見及資料。尤其是雷斯基教授，還特別借給我她當時尚未出版的著作《維也納醫學校史》（*History of the Viennese Medical School*）。

布瓦德里耶伯爵（Viscount du Boisduclier）從其家族檔案中，提供我許多他有名的祖先布塞居侯爵的資料。有關惹內的第一手資料則是由他兩個女兒芳妮（Fanny Janet）及伊蓮娜·皮襄－惹內（Hélène Pichon-Janet）、尚·迪雷（Jean Delay）教授及麥爾森（Ignace Meyerson）先生所提供。布洛伊爾（Käthe Breurer）夫人提供我許多和她公公布洛伊爾有關的資料，並准許我使用布洛伊爾基金會的許多未出版的書信及文件。

恩斯特·佛洛伊德（Ernest Freud）先生大方地讓我參觀他於倫敦馬瑞斯費德園（Maresfield Gardens）私宅重建的他父親的辦公室及圖書館，

並對許多相關議題提供意見。「佛洛伊德檔案」總管艾斯勒（K. R. Eissler）醫師給我許多彌足珍貴的建議，並讓我參閱他未出版的對佛洛伊德的人格未出版的研究手稿。關於佛洛伊德的第一手資料及精神分析運動的早期主要來自蘇黎世的奧斯卡·普菲斯特牧師（Reverend Oskar Pfister）及瑪伊德（Alphonse Maeder）博士。就某些事件而言，這兩位耆宿所告訴我的，和現在流行的說法間的重大差異，其實是我之所以在研究過程中採取更為批判之態度的理由之一。在我研究佛洛伊德的過程中，維也納的吉克洪（Dr. Renée Gicklhorn）給了我最為慷慨的協助，借我她當時尚未出版的華格納－饒芮克事件的手稿，並給我許多珍貴文件的照相。

關於阿德勒的回憶是由雅莉珊卓·阿德勒（Alexandra Adler）博士及其他散居在奧地利、德國及美國的親戚所提供。貝克赫－威德曼斯泰特（Hans Beckh-Widmanstetter）博士引導我進入維也納有如迷宮的檔案館藏中，盡其所能地協助我，並在隨後繼續追蹤研究之進行。同時，他並允許我使用他有關阿德勒童年及青年期的未發表研究結果。其他的資料則是由弗蘭可（Victor Frankl）教授、柏林的楊牧師（Rev. Ernst Jahn）、佛蒙特的昂斯巴赫（Ansbacher）教授及夫人所提供。

我個人和已經過世的容格本人熟識，並曾就他的學說中晦澀不清的地方親自就教；之後我才寫就容格理論的摘要，並將手稿送給他本人校閱。容格本人也親自在上面用鉛筆進行了修正。此外要感謝的還包括法蘭茲·容格（Franz Jung）先生與夫人、馮·蘇利（von Sury）博士、梅爾（C. A. Meier）博士、賈菲（Aniel Jaffé）小姐，及其他准許我閱讀容格未出版的授課及研討會資料的人。

許多重要的論點的相關資料是由以下多人提供：波都因（Charles Baudouin）博士、賓斯凡格（Ludwig Binswanger）醫師、迪特海姆

(Oscar Diethelm) 博士、弗羅諾伊 (Henri Flournoy) 博士、明考斯基 (Eugène Minkowski) 醫師、莫理諾 (Jacob Moreno) 醫師、莫福 (Gustav Morf) 博士、羅夏克 (Olga Rorschach) 夫人、司崇迪 (Leopold Szondi) 博士等人。

我必須對以下機構的工作同仁致謝：紐約州立圖書館、華盛頓國會圖書館、馬里蘭的國家醫學圖書館、巴黎的法國國立圖書館、倫敦的大英圖書館、伯恩的瑞士國家圖書館、史特拉斯堡、南錫、巴塞爾、蘇黎世、日內瓦、維也納、索菲雅等大學圖書館、瑞士的 Goetheanum 圖書館、新蘇黎世時報的檔案部門。最後，則是馬基爾及蒙特婁大學圖書館。

雖然上述的致謝名單很長，但是仍然還沒包括那些在我上課的時候提出問題並參與討論的學生。他們的意見常常讓我必須對問題進行深一層的思索，從而驗證了 Chanuna 拉比在「塔木德經」中的話語：「我從師長之處獲益者多、同儕處更多，但最多的是從學生之處。」

致謝詞

作者感謝下列單位的協助：American Jewish Committee 提供 Stanley Edgar Hyman, “Freud and Boas: Secular Rabbis?” reprinted from *Commentary* (March 1954), pp. 264-267, © 1954, by the American Jewish Committee。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 提供下文節錄：Ernest Harms, “Pierre M. F. Janet: 1859-1947,” CXV (1959), pp. 1036-1037。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otherapy 提供 H. F. Ellenberger, “Charcot and Salêprière School,”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otherapy*, XIX (April 1965), pp. 253-267。Association for Research on Nervous and Mental Disease, New York 提供下文節錄：A. Brill 翻譯 C. G. Jung, *The Psychology of Dementia Praecox* 的譯者導言，Nervous and Mental Disease Monograph Series, No. 3 (1936)。Bailliere, Tindall and Cassel Ltd., London 提供下文節錄：Siegfried Bernfeld, “Sigmund Freud, M. D.,”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analysis* XXXII (1951), pp. 204-217。Grune and Stratton Inc. 提供：Ilse Bry and Alfred Rifkin, “Freud and the History of Ideas,” in Jules N. Masserman, ed. *Science and Psychoanalysis* (V) (New Yourk: Grune and Stratton, 1962)。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Behavioral Sciences 提供下文節錄：H. F. Ellenberger, “The Pathogenic Secret and Its Therapy,”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Behavioral Sciences* II (January 1966), pp. 29-42。Liveright Publishers, New York 提供下文節錄：Fritz Wittels' *Freud and His Time* (New York: Liveright, 1931), p. 17。The Menninger Foundation 提供下文節錄：H. F. Ellenberger, “Fechner

and Freud” and “The Ancestry of Dynamic Psychiatry,” *Bulletin of the Menninger Clinic* XX (1956), pp. 201-214, 288-299, © 1956; and “The Unconscious Before Freud,” XXI (1957), pp. 3-15, © 1957 by the Menninger Foundation °

發現無意識：動力精神醫學的歷史與演進，第三冊，浪漫主義
動力精神醫學：佛洛伊德與容格／艾倫伯格（Henri F.
Ellenberger）作；廖定烈，楊逸鴻譯。-- 初版。-- 臺北市：
遠流，2002〔民91〕

面；公分。--

含索引

譯自：The discovery of the unconscious:the history and
evolution of dynamic psychiatry

ISBN 957-32-4614-7（平裝）

1.精神分析論 2.精神醫學

170.189

91005728